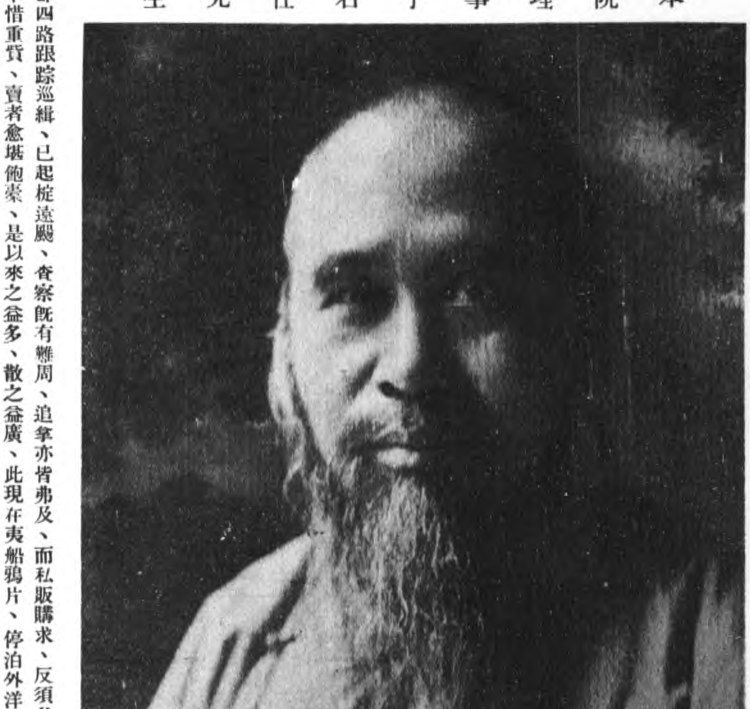
故宮週刊

易培基題

書無多購者從速其咸豐朝之第一批書本月亦可出版特此通告
交即當如件奉寄不誤品目價格函索即寄
全部四冊價十元
神武門發售室出售

本院理事于右任先生



清代外交史料拾遺（續）

（一）道光朝及其交涉史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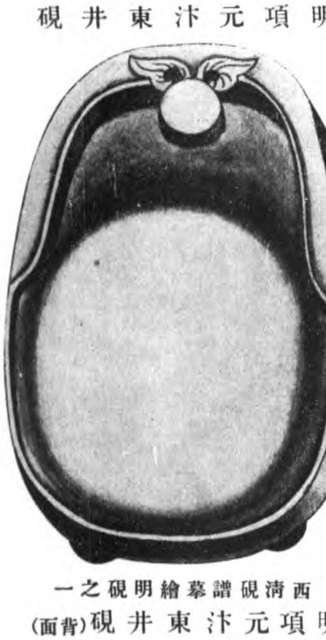
李鴻賓等遵旨覆奏查禁鴉片烟土章程由（續）

澳門嚴禁、又追至零丁、其地因漸卽於遠、其情則更快其私、似有爲叢驅爵之勢、蓋大洋廣闊、卽四路跟踪巡緝、已起椗遠颺、查察既有難周、追拏亦皆弗及、而私販購求、反須多番周折、方得到手、買者不惜重貲、賣者愈堪倚橐、是以來之益多、散之益廣、此現在夷船鴉片、停泊外洋徑行充斥各省之切實情形也、查條奏內稱夷船私帶烟土來粵、於附近虎門之大魚山洋面另設夷船囤積、稱爲鴉牙躉、並有夷目兵船名曰護貨、同泊一處、勾通土棍、開設錢店、包售烟土一節、臣等查粵東洋面、並無大魚山、惟虎門以外二百餘里有大岐山一座、因該山爲各國夷船往來必經之地、臣李鴻賓於上年奏准新建所城、添設大鵬右營、撥派官兵、以資防禦、亦非爲查鴉片而設、誠以夷船私賣鴉片、皆停泊零丁外洋、並不在大岐山、十年前該洋面即有夷船數隻歷久不去、自係爲鴉片輾轉圖銷、是以在此遷延、前督臣阮元於道光四年據實奏明、夷船五六隻寄泊零丁、每遣通事傳諭開行、該夷乞憐寬限、若示以兵力其罪又不至加以砲火等語、此情已蒙聖鑒、至外國護貨兵船、或間一二年、來至零丁住泊一兩月、並無與夷船同泊一處、勾通土棍開設錢店之事、惟窰口實有其名、外來奸商、或先到省店、密爲議價立券亦事所容有、有條奏內稱有包攬走漏之船、

（未完）

靈芝屏

明項元汴東井硯



西清硯譜摹繪明硯之一

明項元汴東井硯（背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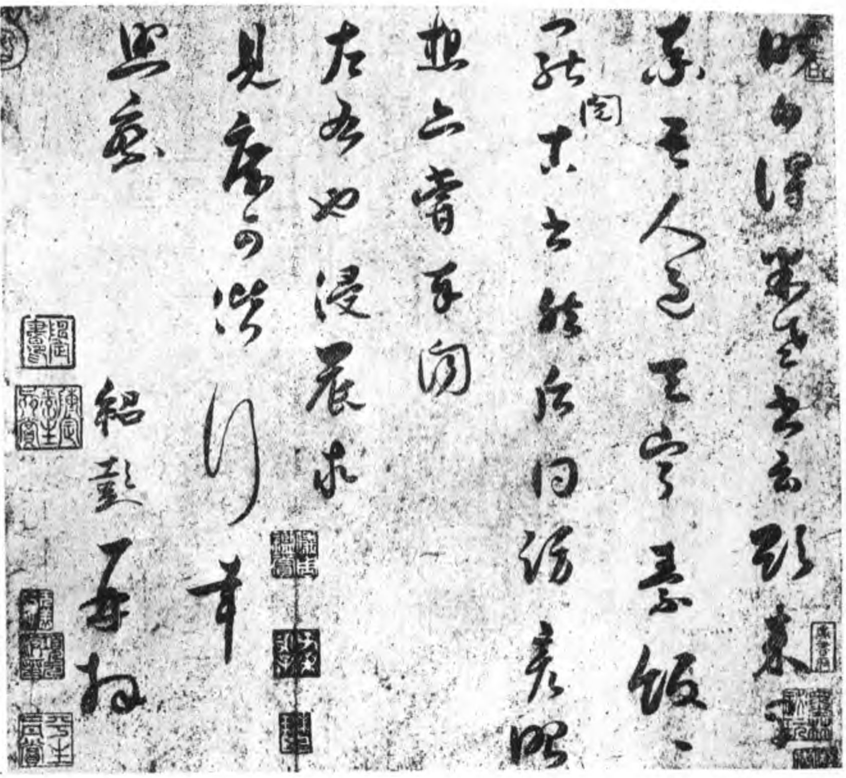
名教罪人出版
此書清宮原藏外無傳本今用上等連史紙精印業已出版定價大洋五角

射陽先生存稿選（續）

諸史將略序 代作

余觀古之善用兵者、見於載籍詳矣、要皆不離於法、而法未嘗不通乎變、故舍法而求其變、非律之正也、泥法而不知變、非筭之勝也、蓋有貫通融會、神明之者存焉、而豈易言哉、故嘗欲蒐輯往牒、彙爲一書、以考昔人經武之畧、而因循有未遑者、嘉靖甲子、恭承上命、總戎務於東南、自慚重任、無以爲諸將士訓也、因紬繹往志、授儒生以大意、俾纂而成焉、其事則起自三代、逮我國初、凡聖人御極、攘却不庭、列國建邦、采納羣策、至於疆埸之攻守、寇盜之誅剪、夷狄之驅除、無不畢錄、其文則本之諸史、不能易也、書成爲若干卷、爲若干目、用梓以傳、因念前代之書、有傳夫百將者矣、竊怪其混幷牽合、摘取古法、而區之以臆見也、夫決機兩陣之間、變幻呼吸之頃、而必曰某當用某兵、某爲按某法、刻舟膠柱、其何以行之哉、夫兵家之法、猶奕旨醫經、而史氏所載、則棋之勢藥之方也、藥不必執方而妙於處方者必效、棋不必拘勢而妙於用勢者必贏、存諸其人爾矣、今余所輯、將不必立傳、戰不必立名、一人而假此異、事則先後疊、書一戰而顛末詳書、使奇正自備、庶幾觀者各隨所見而采取其長、以獨得之圓機、觸巳行之故智、其有蹶然而興者乎、昔范文正授書於狄武襄、宗忠簡授圖於岳武穆、二公承志、卒爲虎臣、今朝野清明、寰宇寧謐、正儲材備豫之時也、哀然奮起、應聖主鼓鼙之思、而成廟堂帷幄之續、固可謂無其人乎、使出奇應變如武襄、運用之妙如武穆、執此以往、恢恢乎有餘地矣、若曰是輯也徒以考故蹟給多聞已也、則非余纂成之初意也、

（未完）



宋　薛紹彭書　（宋人法書之一）

薛紹彭、字道祖、長安人、官至秘閣修撰、出爲梓潼漕、自謂河東三鳳後人、書名亞米芾、符祐間號能書、

風雨探潮　（明沈石田畫冊之四）　（小傳詳前）

宋四家墨寶出版

本刊逐期所登宋四家墨寶現用上等宣紙精印單行本定價每冊大洋九角刻已出版

（本市）每期五分　十期五角　三十期一

故宮文獻館所藏御用寶璽二十五方乾隆時編爲

元吳鎮溪流歸艇 (小傳詳前)

繪事雜錄(續)

四友齋叢說(續前)

論畫者又云、夫畫特忌形貌采章、歷歷具足、甚謹甚細、而外露巧密、夫謹細巧密、世孰不謂之爲工耶、然深於畫者、蓋不之取、正以其近於三病也、世之評畫者、立三品之目、一曰神品、二曰妙品、三曰能品、又有立逸品之目於神品之上者、余初謂逸品、不當在神品上、後閱古人論畫、又有自然之目、則眞若有出於神品之上者、其論以爲失於自然而後神、失於神而後妙、失於妙而後精、精之爲病也、而爲謹細、自然爲上品之上、神爲上品之中、妙爲上品之下、精爲中品之上、細謹爲中品之中、立此五等以包六法、以貫衆妙、非夫神邁識高、情超心慧者、豈可議乎知畫、嗚呼、夫必待神邁識高情超心慧然後知畫、宜乎歷數百代而難其人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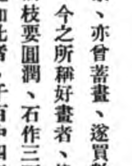
宗少文云、老疾俱至、名山恐難徧歷、凡五嶽名山皆圖之於室、曰惟當澄懷觀道、臥以遊之、撫琴動操、欲令衆山皆響、必如此然後可以言知畫、然世豈有此等人哉、

余觀古之登山者、皆有遊名山記、縱其文筆高妙、善於摹寫、極力形容、處處精到、然於語言文字之間、使人想像、終不得其面目、不若圖之縑素、則其山水之幽深、烟雲之吞吐、一擧目皆在、而吾得以神遊其間、顧不勝於文章萬萬耶、

世人家多資力、加以好事、聞好古之家、亦曾蓄畫、遂買數十幅於家、客至、懸之中堂、誇以爲觀美、今之所稱好畫者、皆此輩耳、其有能稍辨眞贋知山頭要博換、樹枝要圓潤、石作三面、路分兩歧、皴綽有血脉、染渲有變幻、能如此者、千百中四五人而已、必欲如宗少文者、蓋曠百劫而未見一也、

(未完)

明義侯家丞



鼻紐

新定縣侯之印

龜紐塗金

明陳道復菊石扇 (小傳詳前)

勘誤

第三十一期第一版第二行復奪「李鴻賓等遵旨覆奏查禁鴉片烟土章程由(續)」標題一項第三版趙孟堅小傳「系出安定、郡王」、「郡王」二字應連上爲一句、

沈石田山水册出版
此册即本刊所登沈石田畫册現用上等緜連紙精印單行本刻已出版購者從速

以上九折　六十期以上八折
書局　杭州抱經堂
定價
發售處　故宮博物院文獻館

京華印書局承印

故宮博物院前後五年經過記（續）

栗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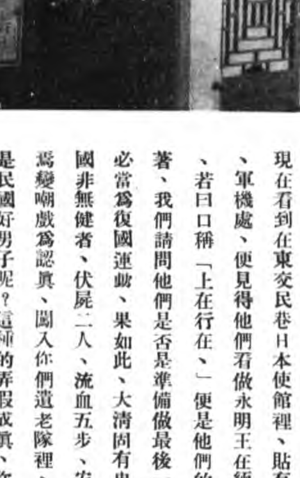
何言乎由嘲戲而認眞、最可笑的一班耗子式的拖尾巴人物、到了民國、還鬧什麼遺老、遺老兩字、實是最肉麻不過的揶揄名詞、但是遺老既老書本上有這個廢物名稱、遺老便讓他去遺老、民國之大、何奇不有、有這種怪物、供給游戲文章裡嘲弄嘲弄、亦無不可、有如蘇州的汪鍾霖、曹元忠之類、人家開弔慶壽、無不翎頂而去、這就是元朝高帽子呵道、法國傘倫帽守門之類、也足以點綴成趣、而且這班遺老、無一不就是瘟臭官僚、他的同類、號稱服官民國者、把民國鬧成不知什麼東西、都由那種惡物、他們既然頂遺老頭銜、止去做鼠竊、或偶然偷做些顧問、總裁、總辦之類、也終算他們比較安分、因而對他們愈有恕詞、至多不過在他們辮子上、大著上、開開他們的頑笑、也索能了、不料他們生性不安本分、讀了他們奴才傳奴才的幾本死書、不問三七二十一、要想如法泡製、現在看到在東交民巷日本使館裡、貼有南書房、軍機處、便見得他們看做永明王在緬甸一般、若曰口稱「上在行在、」便是他們的忠節逾著、我們請問他們是否是準備做最後一孤臣、必當爲復國運動、果如此、大清固有忠臣、民國非無健者、伏屍二人、流血五步、安見無人焉變嘲戲爲認眞、闖入你們遺老隊裡、自矜他是民國好男子呢？這種的弄假成眞、你信「上頭上面」叫得愈高的聲中、竟無反響麼、且如此嘲戲變認眞的結果、每引起了彌天大禍、塞爾維亞一排字匠狙擊奧太子、引起了空前的歐戰、徐國樑飲彈在上海澡堂門前、結局至曹錕進圍城、吳佩孚上西山、齊燮元走別府、若說他們還要請外人保鏢、竟扶溥儀做朝鮮王、爲吞併的媒介、則我個人將哈哈大笑、望他早日實行、中國是遠東巴爾幹、自己終不能了自己的了、早晚必釀成一更大的世界大戰、於是世界各國、都有些小解決、中國便也得了一個大解決、前次一戰、什麼世界共主的德皇、混世魔王的俄皇、與神聖同盟的聖子神孫奧皇等、一概請進了歷代帝皇廟、繼此一戰、則庶乎萬世一系的天皇、世界飄國旗的鳥主、也進歷代帝王廟、溥儀先生且做了一隻俎上告祭帝王永結局的小鷄、你想、天下有享高名而不負辛勞、如此便宜的事麽、止要留一條辮子、儘可自由出入總統執政之門、口稱遺老遺老、倒亂則保護之、幹出眞正的復辟戲則曲恕之、口頭好像游戲的、內容實是認眞的、難道對方會不變其嘲弄態度、也成認眞麼、

敬事房裏間

何言乎由憤慨而仇嫉、優待條件實是袁世凱徐世昌等一種遮羞的把戲、袁世凱且把他做了漏人的帘招、不然、袁等如要做忠臣、有什麼優待敢忍心議及、倘然心目中有民國、如何留什麼皇帝、假令今日段祺瑞對曹錕約曰、「我做執政、你請在圍城做外國總統」豈不要笑倒了三歲小孩、袁等之不怕滑稽而爲之者、要和緩他亂臣賊子的責備、對付一般北方怒氣冲天的社會而已、你看他不恤推翻民國、自己正取皇帝而代、反批優待條件、乃說「僅留尊號、至今耿耿、」這無非愚弄北方的奴才百姓、使反對之衝緩和罷了、袁世凱眞正能穩做皇帝至今、溥先生早已陪葬西陵、難道宣統十七年還能留小朝廷於日本使館麽、然袁之奸狡不足責、憤慨於北方人民、於民國毫無情愫、並其奴役二百六十年的恥辱而忘之、至一個皇帝虛名、爲朝三與暮四、被奸雄愚弄而不知、前日清理檔案、余適監視、記得一徐世昌之親筆函、更使人痛恨、先錄其函稿如左、

越千、壽民、瑞臣、仲泉
仁兄閣下、久違
雅範、仰企爲勞、恆委員
等到津、展誦
華牋、敬聆種切、猥以世
昌七十誕辰、仰蒙
皇上恩頒御筆扁額一、方對聯
一幅、福壽條幅一軸、壽
佛一尊、如意一柄、衣料
四件、瓷器二件、玉器二
件、拜
寵隆之恩賚、切感悚於私衷、世昌衰朽自慚、修名不立、敢云古稀已屆、中規矩以從心、
遽蒙異數獨邀、望
觚棱而稽首、下忱感忭伏、祈代
奏謝
恩、是爲至懇、此復敬頌
台綏
世昌頓首　九月十七日

長春宮西配殿裏間



勘誤
第三十期珍妃專號第一版小引第一行「僭彼賢妃」「僭」誤作「惜」第二版第二十行敵國文明佛不知「佛」誤作「彿」第三版壽藥房字樣前均奪「北三所」三字

這封信若是趙爾巽陳寶琛寫了、原不足爲奇、就是徐世昌、當他做袁世凱上卿時節寫了、也付諸一笑能了、偏偏他要在忝竊了民國元首之後、說這種卑鄙無恥的話、屈伏在一個「外國少年皇帝」之下、坍民國元首之臺、外國皇帝有內務府、難道民國元首便沒有私宅的書記處了嗎、否則就叫他兒子或姪兒出面請內務府轉謝轉謝、亦何嘗不可呢、他這樣褻瀆民國、其意無非以爲民國是什麼東西、我止看銀子而上、出張一出張、做一回總統、譬如做一位欽差能了、到此才知道清朝養了一隻狗、（如鄭孝胥羅振玉之徒、他們自信止是犬馬之臣、稱之爲狗、並不屈辱他們、）還能搖尾巴、民國便養了什麼總統、執政、都是朝外敵、難道這種難受的憤慨、決不會釀出仇嫉的麽、

（未完）

本院影印道光朝夷務始末特價出售廣告
本院古物館精拓吉金墨本出售廣告
故宮月刊